

在她們身體上「諦聽」歷史

——《早·雨》Drought and Rain／艾索拉舞團（Ea Sola）

林乃文(臺灣資深劇評人)

《早·雨》意思是早和雨，早不是雨的形容詞，不是副詞，而是相對的存在。就像苦和甜，生與死，戰爭與和平，相對提供我們對本質更深切的認識。一位藝評家說：「《早·雨》無論形式、內容都獨創一格，完全脫離了所謂舞蹈的歷史體系」，確實，它可能打破你對所謂舞蹈的定見，卻能比一般舞蹈更叫你接近藝術。

2012年《早·雨》巡迴至臺北，據說是第三個版本了，我早去訂票，不是因為愛丁堡藝術節的名聲，而是宣傳照實在太美了，美得像一個遺忘的夢境，圓形斗笠排列的方式像某首詩的落款。

我還記得那美麗的越南古謠吟唱，彷彿穿越時代冉冉而來，產生祭儀般的寧靜氣氛。舞臺儼然平原，正等待雨落，而雨未落，戴斗笠的舞者如約而至，身罩一層薄翼。光線幽微下，她們的身體似與地平線融合為一。完美的畫面，過了很久，還是完美，因為動作非常緩慢，幾乎靜止。

那些「精靈」其實是一群出五十五歲至七十歲的越南村婦。脫下雨衣後，她們非訓練有素的舞者的身形更明顯，沒有窈窕的身材，勻稱的肌肉，俐落的身手，不免時時流露樸拙，但她們並不逞強，穩穩做著她們身體可以做到的，專注，謙和，不發一語。漸漸她們的形貌與我媽媽、孀孀、姨婆們的形貌重疊在一起，我想起好多家故事，我沉緬於回憶。或許她們也同樣沉緬回憶，不，她們的身體本就是一座回憶的紀念碑。

個人的記憶，家族的記憶，包括民族的記憶，土地的記憶，一層一層披上她們的身體。所以她們不是要用身體「表現」什麼概念或情緒，而是要我們以眼睛「諦聽」她們身體上的歷史。

我從沒想過舞蹈可以是這樣的。不在於腿可以抬多高，腰可以挺多直，彈跳可以多麼迅捷，角度可以多麼優美，而在身體確實想要傾訴，而且可以說很多很多。

《早·雨》簡單寧靜卻無疑歷史感十足，它讓你真確感受時間的重量，時間的速度，要讓身體記憶著一段往事要多少時間，然要遺忘再繼續向前走又需要多麼久長的時間。
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：一個個素衫婦女從口袋掏出照片，都是令母親們魂牽夢繫的臉孔，為戰火無情地吞噬，傷透生存者的心。或許我想起臺灣近代史上一場的屠殺，現在臺北市新公園旁有一間紀念館，裡面也看得到很多很多不識的姓名和臉孔，好幾落鎖著冤案的檔案櫃。你會想是什麼樣的偉大理由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為代價？你想不通，而你永遠不會想通。

像春雨打在旱土，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，婦女們吟哦著穿過平原，而你剛經歷一次深度的怔忡。回憶是個體的也是全體的。